

海外婚恋必读参考书

柏林电影节获奖作品

别

哭

走出
中国的
男人女人



张旗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别哭

走出中国的

男人女人



张旗

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别哭走出中国的男人女人/张旗著. — 郑州: 河南人民出版社, 2000. 10
ISBN 7-215-04781-4

I. 别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0224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125 字数 130 千字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0.00 元



这是一部透视海外华人性爱观念和
精神困惑的心理小说。作者以兼通中西
的跨文化背景和妙趣活泼、犀利畅快的
风格，从东西方文化心理和性心理比较、
撞击的深度上，真实地刻画了近年来从
中国大陆移居海外的新移民的情感世界
和复杂心态。本书刻意挖掘有特定中国
文化思维方式、心理结构的男男女女离
开故土之后，在完全陌生的西方社会环
境中如何去平衡自己那脆弱、困惑的内
心世界和情感天平。在跌宕起伏、情欲
摇荡的冲突中，塑造了林娜、李潮东、梅
仁利、孟醒、于雪山、马德、庄关强等
不同背景的中国人的海外形象。

本书1995年由作者本人改编并拍成
电影《落鸟》，荣获第46届柏林国际电
影节世界电影艺术联合会奖和第7届棕
榈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，并在第二
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珠海电影节上展
映，引起巨大轰动。



作
者
简
介

张旗（曾用笔名大可、鲁直），作家、导演、摄影家，生于中国吉林。1986年获多伦多尼尔森大学电影摄影系奖学金赴加拿大留学，现定居多伦多。中西比较的跨文化背景和综合性的文学艺术素养，使他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。7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，中篇小说《别离》、《子规啼》刊于《当代》杂志，已出版、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余篇部。90年代在加拿大推出“彼岸浪潮三部曲”：《落鸟》（1994，现改为《别哭走出中国的男人女人》）；《庆父》（1996）；《女娲》（正创作中）。1995年改编执导的电影《落鸟》获第4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世界电影艺术联合会奖、第7届棕榈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，1998年根据《庆父》改编并执导的影片《天上人间》入选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和纽约国际独立制片电影节。他所倡导的“彼岸浪潮派”电影艺术风格和理念，以及正在进行的跨文化艺术探索，备受国际电影艺术界的关注。1980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，系中国当代摄影学会发起人之一，1984、1988年先后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影展，1985、1993年先后出版摄影画册《中国青年摄影家——张旗》、《游荡的眼睛》。

我們是人，也是社會的人，
也是男人和女人……

張曉

序

金小鹏

自从结识了张旗,我才知道一个精神上真正自由的人是那么的快活。奇怪,在他和他的作品中,几乎感觉不到思维和灵魂上有过任何扭曲、压抑和坎坷,简直就像在缠足的年代大脚女人那样少见。天赋一双大脚多么重要!人的精神并不都像弹簧,压紧了还能松开,更多的情况下,实在更像我们的脚,从小缠起,时间久了,即使终于放开又臭又长的裹脚布,脚也不会再长大了。也许正是这种天赋的自由精神使张旗能拥有许多奇特的经历、才能和作品。

所以,要欣赏张旗的作品,无论小说、诗歌也好,摄影、电影也好,千万不可带着缠足的惯性,千万不要用三寸金莲去比较他那双四十三码的大脚,否则便会空费时光,平添不愤之累。

张旗的作品都和他本人一样,不修边幅。不管是因为钱紧也罢,时间仓促也罢,修养不到也罢,反正会有人说美中不足。因为美而且要足,不知从什么时候

开始成了中国人的奢好,也不知什么时候艺术评论开始堕落为工业产品检验。今天能有多少人懂得霍去病墓前那些不朽的汉代石雕?!

不过,张旗永远是我行我素。人就是那么怪,表面上看去摩肩接踵的,可心理的距离竟是那么遥远,仿佛根本就不在一个星系里。每个星系都有自己的太阳。

张旗是个常常忽发奇想、心血来潮的人,他的思绪就像一股股涌出来的山泉,新鲜清澈,飘飘忽忽,时隐时现。这很难得到那些习惯于自来水的人们的认同。的确,张旗在许多方面就是不如那些拥有“自来水”工厂的大腕们,然而,山泉就是山泉,自来水就是自来水,所以他总是那样固执——“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”。好在世上确有些能喝山泉就不开水龙头的人。

《别哭走出中国的男人女人》和张旗的电影好比一枝出墙的红杏,根子在中国,又享受着异国的阳光雨露。奇特的视角,奇特的手法,来源于东、西方巨大板块强烈撞击后的奇特思考。如果读者对他的作品在理解上有些麻烦的话,不妨可以试着作一下冥想:阻隔在东、西方人群中的那道墙其实压根就不曾存在……

在时代的巨浪里,“彼岸浪潮”只是一朵小小的水花,当有那么一天,阻隔人类心灵的那道墙被巨浪涤荡之后,人们也许会记起张旗和他的“彼岸浪潮派”。

NACTS/ST

—

我们是人，是社会的人，也是男人和女人。把人分割成三部分不可能做到，因为三种成分是搅拌在一起的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还有他。

她准备好了，从走出中国海关的第一分钟就开始学瞄男人。在洗手间的镜子前面她好好地审视自己一番，离开之前还用手摸了摸胸前的部件儿，臀部和大腿内侧，确认一下一目了然的资本，然后把短裙又向上提了提。应该对每一个男人笑，不要管他的身边有没有女人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。如果他们读懂你的眼睛，又向往你，他们总会找出办法来触摸你的。林娜甚至见过那路男人，桌面上一只手握着女朋友的手，桌面下一只手蛇一样摸向另一个女人的屁股。有多少人这样做了并不重要，要命的是男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念头。

林娜并不成功，站着的都是一些身穿制服的男人，坐着的又都昏昏欲睡。当然不是说穿上了制服就不是男人了，也许更是，但是要脱掉那身制服需花点时间。可林娜现在是急不可待的，她要找立起来就是根棍子，就能见到影子的。

飞机像小孩儿折叠的纸标被抛上天，为的是落到大洋的彼岸去，如果无处可落，永远这么飞在天上，你会想些什么呢？也许女人最先受不了，因为女人是被

父系社会要求找树枝儿落的鸟。而林娜又是这等女人中最受不了的一个。

从中国出境的飞机上空空荡荡的,一个人可拥有一大片空间,立、躺、坐、卧悉听尊便。人和人都隔得老远,像是刚刚从传染病房走出来似的。对面相隔最近的男人大约也有五米之遥,有一双贼的眼睛,你一看他,他就躲闪。看来这回是真的被抛到空中了,惟一抓得住的东西就是内衣里的两百美金,那是母亲攒了四五年的私房钱——一千元人民币换的,这是她除了那箱旧衣服之外惟一的财产。她捏了捏,还在那里,不像男人,最该用的时候就捏不着了。

林娜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不行的人,论家世、学历、智商,尤其是品貌,从来没有落在同龄姑娘的后面。直到今天坐上飞机她仍然怀着一丝的得意,一般人想出国还出不来呢!虽然钱少了点,虽然大洋的彼岸,在飞机要降落的地方,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现在在天上,就要来了。

喝过两杯橘汁之后,林娜靠着舷窗打起瞌睡。一丝冷风从舱顶送风的小孔里吹到她的左腮上,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把它关掉了。

“随它去吧,何必那么认真。”她常常会这样想。

出来之前,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骂她,前夫说她是贱货、破鞋,同事们说她是坏女人,父亲也和她断绝了关系,只有老母亲悄悄地来见她,拿出一千元,父亲不知道的钱。妈摸着她的手,望着她。她哭,她喊,她流泪,妈都像是没听见,只说了一句话:“等安顿下来告诉娘一声。”

在国内她真是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,就是没有这

一千元人民币也一定要走，义无反顾，林娜不信像她这样一个女人就没有地方安顿了。

二

男人对女人，一种是她当工具，泄欲的工具，生育的工具，干活的工具。一种是她当花瓶，按自己的意图去擦拭，去摆放，难得的是真能把她当朋友，不受自己管制的朋友。

她是去深圳出差那次和老板走到一张床上去的。餐桌上，舞厅里，谈判桌上，左一个右一个的漂亮妞往老板身上粘，年轻、有钱、香港人，不用再多了，这些已经足够让当今的某些大陆姑娘献笑、献媚、献身了。作为一个女人，这一切林娜能不懂吗？到了第三个晚上，从卡拉 OK 的高级单间走向新都宾馆，林娜不知道是被别人还是被自己推进了老板的房间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老板用屁股关上了门，另外两个浓妆艳抹的小姐被关到了门外。

在这之前，老板很赏识她，因为她有能力，有关系，善交际，当然也有姿色。一年之内林娜帮助这个投资大陆的香港人做成了几笔生意，她也连升三级。这位整天穿着笔挺西服的香港老板，开始对她大献殷勤了。每次从香港返回的时候都会专给她带一件礼物，或者一条金项链，或是一套西服裙，总之是那些同龄姑娘们梦寐以求的东西。

深圳的那张床上她多发现了一点，原来这个穿着

西服的老板,脱下衣服的时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男人。她第一次被全面地调动起来,从发梢到脚趾头。在灯火辉煌之中,他的舌头开始了令她战栗的探索。她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,丈夫和从前的两个男朋友都关上灯动作。

“干吗要关灯,像干坏事儿。”过去她常问他们。

“怎么,你想看?”他们都曾惊讶地问。

“为什么不?”

“还是别,我放不开手脚。”

再接下去是不长的一段属于他的、和她没有什么关系的身体运动。

“你知道关上灯我能把你想得最美最美,像林黛玉……”但是,林娜从来没有想到过贾宝玉。

港人不同,有种当仁不让的态度。

她说:“你怎么这样?”

他说:“怎么了?”

“舌头哪有这么个用法?”

“谁说?动物没有手全靠舌头。”

当肚子凸起来时,她极度紧张,心神不安。他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她的肚子复原。最后,还是不得不去那间要登记、填表、通知单位和家属后才能做手术的医院。

事情闹到这步,幸好他答应要娶她,她内心里振奋不已。一个女人在任何情况下听到一个男人认真地、必须是认真地向她说要娶她的时候,都不会忘记这句话和说这句话的人。在要娶她这面旗帜的鼓励下,她任凭“穿林打叶声”,过关斩将地离婚、辞职、断绝父女关系,在叫骂声中完成了和老板的婚姻。婚后,她住进

饭店里，只等着和夫婿同返香港当太太的那一天快点到来。可是，他却说出另一番更迷人的计划。

“你去加拿大留学，我将来也要把生意转过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九七年。”港人如是说。

他很快就办好了经济担保和入学通知，并使她不久就拿到了签证。那是一九八九年之前，因为有个白求恩，加、中两国好得像老朋友一样。可是谁也没想到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，当林娜正做着到加国生仔的美梦时，老板娘北上抗婚来了，她在北京的法院里控告了丈夫的重婚罪，告得老板抱头鼠窜，还没到“九七”就无影无踪了，林娜只能落得个四面楚歌。

这时的方方面面，无须详述，居委会主任一席话足矣：

“记住了吗？丢人现眼，这就是找外国人的好下场。国家的脸，父母的脸，都让你们这路人给丢尽了。你们是不懂自重、贪图资产阶级腐朽享受、败坏社会主义道德的社会蛀虫，我们人民的法庭不保护你们这种人的利益……”

前夫的话说得更简捷，只有两个字：

“活该！”

幸好护照和签证还在手里。她卖掉了能卖的一切，买了张单程机票，剩下的就是母亲的私房钱换来的那二百美元了。

飞机在云层里穿呀穿，被抛上天的人能想些什么呢？无非是怎么落，往哪儿落……

三

舷窗外忽昼,忽夜,忽云,忽雨。她觉得自己进了一个跨越时空的魔术盒子,被大变活人般地送到一个全新的地方。不知是被推迟了昨天的生活,还是提前了明天的生活,总而言之是被戛然而止了什么,强行进入了什么……

多伦多机场像巨鲸吸纳小鱼一样,吸纳了这批从亚洲来的乘客。

林娜经过一番所答非所问的对话,被查验了一下护照就踏上了加拿大的土地。在候机室里,她还一直在回想,那个黄头发的外国男人问了她些什么问题,而自己回答几句什么话,可她想不起来。惟一清楚记得那双蓝眼睛是笑眯眯的。

同机来的人快散尽了,她不知道该去哪儿。走过身边的都是外国人,她不敢去问,守着那只大箱子,站了半个钟头。没有人顾及她,也看不到在中国时她最熟悉的那种男人贼一样回视的目光。像是一根被人忽略了の木桩,她觉得周围变得越来越空旷,越遥远,自己变得越来越小,身上的器官也在向内收缩,剩下一种要来月经的感觉。

终于,有一个中国男子连跑带颠地从她面前冲了过去。过了一阵子,他又风风火火地奔了回来,瞅了她一眼,向前走了两步又突然停住,转回来道:“你是刚从中国来的?”他直接用中文发问。这回林娜听懂了,也看懂了他的每一个从外到里的表达。她松了一口气,

胸部自然地挺了挺，脸也亮了起来。

“是，是。当然是中国来的，从北京来的……”

“飞机到了多久啦？”

“大概有一个小时吧。”

“嗨，真倒霉，来迟一步。”

他攥了一下拳头，接着说：

“你怎么还没走，等人接？”

“不，没人接我，在这里我谁也不认识。”

听完这话，他把林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凑近了一步说：

“你去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反正是进城。”

“好，我送你，我们学校正好在城里。”

李潮东有一辆车，是他花五百块钱从一个要回国的波兰同学那儿过户的二手车。除了便宜之外，他喜欢这车的名字，翻译过来叫“不死鸟”。车身上蓝色的漆被公路上的盐腐蚀得失去了光泽，并且剥落了不少。变速箱也有毛病，换挡的时候，要多晃几回才能到位。

“这辆车叫‘不死鸟’。我还没修理过它，因为它从来不出大毛病，谁知今天偏偏在高速公路上熄了火。今天是十三号，再加上是星期五，逢上这个日子，真不该出门。整整一个钟头拦不到个帮忙的，最后还是是一辆出租车拐到路边，帮我接通了电源，这才得了救。”李潮东话多起来。

林娜根本就不懂车，在她的眼里，有小汽车的人已经很了不起了，除了李潮东握着那根变速杆搅来搅去的时候她心里有些不踏实之外，并没有注意过这辆汽车。她更关注的是身边这个滔滔不绝的男人，弄清楚

了他是来机场接老婆的——两年没有见面的老婆。这个男人误了点，没有接着飞机，但眼下并不显得气急败坏，和身边的陌生女人吹着车，炫耀着自己的大学以及自己在国外的经验。

路面上铺洒着带露的枫叶，本来是清清爽爽的，一下子被飞驰的车辆碾乱。

林娜的耳边是高速公路上特有的轰鸣，眼前是车灯的洪流，随声逐流的她不知道要向哪里去，又害怕停下来被孤零零地抛在一边。通常在大都市，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路都是不近的，毕竟天上和地下、昨天和今天隔了很久很久。

林娜感到自己像是被抬进了多伦多市。当汽车翻上一个高坡，前方骤然出现一片灯火通明的城池时，她几乎惊呆了，集团军一样簇拥在一起的高楼大厦，严阵以待。

突然车子急停了一下。“他妈的！”李潮东骂了一句。

车窗外的一个横穿马路的男人也在骂，他对着一辆出租车伸出中指高跷着。出租车里一对男女正在忘情地接吻。

那个中指高跷做出“操”人手势的男人花甲年纪，身体臃肿，真干的时候，未必跷得起来，但是他那戳动的手势却毫不含糊，十分有力。

人小的时候，有那么一阵子，总爱学点那种脏词儿，甚至常常会有在师长的斥责声中，异常兴奋地说着，想想“操”这个词儿是多么解气和脍炙人口，看来不只是“国骂”，简直还是“球骂”。真莫名其妙，人为什么要把轻蔑、气恼、侮辱的情绪和人本身最神圣、最欢悦、

最不能回避的性行为联在一起呢？那个把人安顿到地球上的造物主，把生与死、爱与恨、善与恶、阴与阳以至一切对立的东西都放置在同一个躯体里，让人自我冲突、厮斗、爆炸，玉石俱焚。然而人居然能显示出一种要驾驭这冲突着的一切的企图和努力，他们像是拆除炸弹的专家，一个个被炸死又一代代着迷地重复着这种最危险的游戏……

他把她放到秋风里。一阵树叶刮过，林娜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街面上湿漉漉的，看不见行人，两条电车轨道流着青光，扭扭弯弯地淌走了。

“这就是老城中心了”，他指着正对着的一扇门说，“这是个寄宿的旅店，价钱不贵，大约四十块左右。”

李潮东一边打开车后箱，一边说着：“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，有事可找我联系。”他把那个超体积的大箱子，艰难地往外提，可是有什么地方像是被卡住了，提不出来，他不得不把头扎进车后箱里去。

秋风中裹着的寒意更浓了。

林娜没说话，望着李潮东坚实有形的屁股和两条健硕、修长的腿。当他终于把大皮箱提出来的时候，她也扑了上去，从后面抱住他的腰，身体像过电一样抖动着，牙碰得“格格格”直响。

那个被抱住的身体一动不动，像是想了好一阵子。

“谢谢你，真的谢谢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要不是我家里来人，其实你可以先住下。”

一语未了，她已经抽噎了。

秋风中两人谁也没有要先离开的意思。

呆了一会儿，李潮东说：“要不这样，你先在这儿等